

張齊賢設旗芻勝虜宋史

張齊賢太宗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上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寇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斌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願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先是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為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為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栢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

先伏步卒二千於土塔若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敵百級拔馬二千器甲甚衆

李繼隆智謀宋史

李繼隆字霸圖從曹彬征州率兵助先鋒薛繼昭破其衆數千於因安南下因安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血流至踵獲契丹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隆止之俄而傳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所部振旅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尋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旬餘有敗卒集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按詔給券俾各持詔所部太宗益嘉其有謀

曹瑋陰結廝敦宋史

曹瑋字寶臣真宗時為牙內都虞候改英州團練使復知秦州兼涇原儀渭鎮戎緣邊安撫使時响廝強盛立遵佐之立遵

乃上書求彌贊並璋言替普可汗踰也立遵一言得之何以處
喃廝囉邪且復有求漸不可制迺以立遵為保順軍節度使恩
如廝鐸督西羌將舉事必先定約束彌為立文法喃廝囉使其
舅也孛丹與廝敦立文法於離王族謀內寇璋陰結廝敦解寶
帶予之廝敦感激求自效聞謂璋曰吾父何所使欲吾首猶可
斷以獻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賞樣丹首
乎廝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廝敦因獻南市地南
市者秦渭之阨也璋城之表廝敦為順州刺史

敏中伏兵平亂

宋史

向敏中為鄜延路緣邊安撫使俄還京兆是冬宋真宗幸澶淵
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歲之視政如常
日會六儻有告禁卒欲僞儻為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

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皆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儻入
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
懷短刃即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
慄邊藩遂安

李允則縱謀知奸宋史

李允則真宗時累仕知雄州時上元舊不然燈允則結綵山聚
優樂使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酋欲間入城中觀允則與同僚
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妓女羅侍
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騾廡下使遁去即幽州統軍也後
數日為契丹所誅嘗宴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
副使請救不答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吏持檄瀛州以
茗籠運器甲不洩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刻不救火

狀貞宗曰先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徹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舍宴而救事或不測又得謀釋縛厚遇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先則曰若所得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以為報一日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先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衆以為怯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以無有蓋他謀欲以駭人為質驗比得報以為妄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先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先則曰在某所契丹駭不敢隱即歸卒乃斬以徇

寇賊用夷誓擊賊宋史

寇賊字次公宋真宗時命為梓州路轉運使晏州多剛鬚酋斗

望劫瀘州燒清井監殺官吏賊趨富順監命部兵多張旗幟踰山西北趨戎州盡取公私舟載糧甲具音樂合兩路兵至江寧誘溪藍順史箇松南廣移步等州刺史及八姓烏蠻首領使斷賊徑用夷法植竹為誓門橫竹繫猫犬雞各一於其上若夷人執刀劍謂之打誓呼曰誓與漢家同心擊賊即刺牲血和酒而飲賊給鹽及酒食針梳衣服等付以大榜約大軍至揭榜以別逆順不殺汝老少不燒汝欄柵夷人大喜

桑懌獲盜宋史

宋仁宗明道末京西旱蝗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桑懌至京師授以賊名姓使任捕懌曰盜畏吾名必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縛賊軍吏不得一人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為數請出白懌不許夜與數卒變為盜服以出迺盜所

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一媪留為具飲食如事詳盡擇歸閉
柵三日復往自携早就媪饋而以餘遺媪媪以為真盜乃稍就
媪與語及群盜媪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聞閉營不出知
其不足畏今皆送兵某在桑慶懌又三日往厚賈之遂以實告
曰我桑殿直也為我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復來於是媪盡
得居處之實以告障明自部分軍士盡擒諸盜其尤彊梁者擇
自馳馬以法一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
二十六人者一日皆獲

种世衡縱謀喻降宋史

种世衡字仲平仕宋仁宗為僉書同州郿州判官事在青澗城
充昊未臣其貴人野利剛浪唆遺乞兄弟有材謀皆號大王親
信用事邊臣欲以謀間之會剛浪唆令浪埋賞乞媪娘等三人

詔世衡請降世衡知其詐曰

商稅出入騎從甚寵有僧主

留使監
蕃部山

川道路世衡出兵常使為鄉導勸歸旌帳奏以為三班借職改
名嵩世衡為蠟書遣嵩遺剛浪唆言浪埋等已至朝廷知王有
向漢心命為夏州節度使奉錢月萬緡旌節已至趣其歸附以
素綴書龜喻其早歸之意剛浪唆得書大懼自所治執嵩歸元
昊元昊疑剛浪唆惑已不得還所治且錮嵩竄中使其臣李文
貴以剛浪唆言報世衡且言不達所遺書意或許通和願賜一
言世衡以白郵延廷畧使龐籍時朝廷已欲招附籍召文貴至
諭以國家寬大開納意縱使還報元昊得報出嵩禮之甚厚使
與文貴偕來自是繼遣使者請降遂稱臣如舊

范仲淹築城出援宋史

范仲淹仁宗時改州觀察使仲淹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
守邊軫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退而與王興朱
觀為伍第恐為賊輕矣辭不拜慶之西北馬鋪砦當後橋川口
在賊腹中仲淹欲攻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
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皆
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順城是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
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
此寇益少明珠滅滅勁兵數萬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上言曰
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烏繼嵩已喪師平時且懷反側今討之
必與賊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也若此
以細腰胡蘆眾眾為堡郭以斷賊路則二族安而環州鎮戎徑
道通儼可無憂矣其後遂築細腰胡蘆諸砦一懷敏敗於定川

賊大掠至潘原關中震恐民多竄山谷間仲淹率眾六千田邠
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始定川事聞帝按圖謂左右曰若仲
淹出援吾無憂矣奏至帝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進樞密
直學士右諫議大夫

狄青元夕奪崑崙 事文類聚

狄青宋仁宗時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
元大張燈燭首夜享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一鼓青稱疾輒起令
孫元規暫主席數使人勞至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是夜
三鼓青一奪崑崙矣

宗憲製師克敵 事文類聚

宗憲宋仁宗時遷殿中丞討林邑王范陽邊傾國來逆以具
裝被象前後无罅憲以為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

象相禦象果警本因此遠克林邑

張亢以智擊賊宋文

張亢字公壽少豪邁有斗氣仁宗時累遷并代都鈐轄管勾麟
府軍馬事時麟府為賊游騎所鈔民閉壁不敢出黃金一兩易
水一石亢單騎叩城出所授款示城上門啓既入即縱民出采
蓄粟汲澗谷然夏人備時出鈔掠亢以州東三堡置兵守之募
人糶于外腰鑊與衛送者均中時禁兵皆敗北無鬪志乃募
役兵敢戰者夜伏隘道邀擊五人獲賊比明有持首級來獻者
亢以錦袍賜之禁兵始慙奮曰我師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方
窘乏幸利成願一戰亢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敵營旁
草中見老羗方炙羊髀占吉凶驚曰明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
笑曰漢兒方箠頭膝間何敢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夏

人棄堡去乃築宣威砦于步駝捍寇路時麟州魏路猶未通故
亢自護賞物送麟州敵既不得鈔遂以二萬趨栢子砦來邀
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死地前闔則主不然
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感厲會天大風颶風擊之斬首六百餘
級相蹂踐赴崖谷死者不可勝計奪馬千餘匹乃脩建寧砦夏
人數出爭遂戰于克毛川亢自抗以大陣而使驍將孫岳伏短
兵強弩數千于山後亢以萬勝軍背京師新募市井無賴子弟
罷更不能戰辭曰東君素易之而怯重翼軍勇悍亢陰易其
旗以燕故敵果趨京軍而直虜翼卒搏戰良久伏發敵大潰斬
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法中侯建寧鎮川五堡麟府之路
始通

世衡權數事文類聚

公集事卷一

六十一

种世衡宋神宗時知澠池縣旁山有廟世衡嘗之其梁重大衆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臨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一搏傾城人隨往觀既至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衆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

种師道以智克勝

种師道字彛上京徽宗時為洛州防禦使以知渭州督諸道兵城席筆土賦工敵至堅壁葫蘆河師道陳兵河濟若將決戰者陰遣偏將曲克徑出橫嶺揚言援兵至敵方駭顧揚可世潛軍軍其後姚平仲以精甲裏擊之敵大潰斬首五千級獲橐駝馬下萬計其酋僅以身免卒城而還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二十一

臣門

戰功 戰鬪而能立功勲者

建封侯 魏書

善仁字子平太祖從弟也少以弓馬為備後蒙傑並起仁亦倭
結少年得千餘人周旋淮泗之間遂從太祖為別部司馬行厲
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起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為
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
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收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

布衣分... 陽拔之生獲布... 劉何於是錄仁前後力封都亭侯

張光遷官 晉書

張光元帝時為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陳敏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庾亮初為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為水軍藏舟艦於沔水庾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眾大敗刺史劉弘表光有殊勲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

弋仲敗敵 晉書

後趙石季龍末梁犢自稱晉征東大將軍率眾大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姚弋仲弋仲率其部眾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

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豈不覓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曰兒死來愁邪乃至子疾兒小時不能使奸人輔相至今相殺兒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父所立兒若不差天下必割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所行殘賊此成擒耳老羌請劾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直俗無尊卑皆汝之季龍怒而不責於坐殺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弋仲曰汝有老羌在賊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馬南馳不辭

沈林子 南史

宋武帝伐姚秦軍至閩鄉姚泓掃境內兵屯峽柳時沈林子自武關入也軍蓋田泓自率大眾攻之帝慮眾寡不敵遣沈林

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已破走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
亦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別城使為獨平一國不
亦也田子乃止林子感哀關中臺石望風請附

吳喜刺捷

吳喜仕宋為孝武所知遷河東太守時中書明帝即位四方
反叛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
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史不喜為將不可也喜書令人第
尚之曰喜隨沈慶之累經軍敗性既勇決又習武陣若勝任之
必有成績喜乃東討喜在黎氏世既見聖使性寬厚所至人並
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喜來木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剋捷

劉劭來蘇

劉劭字伯猷仕宋為增城令明帝即位領輔國司進據梁山會

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召劭還都復無驃騎司馬致劭時琰嬰城
固守自始春至于未冬琰以文外無事無一人來請劭以寬
厚為眾所依將軍王廣之來劭所自乘馬諸將封心廣之貪冒
勸劭以法裁之劭懼笑即解馬與廣之及琰請降劭約令三軍
不得妄動城內士庶感悅咸曰來蘇

焦度獲封

焦度容貌壯醜皮膚若漆質直木訥口不能出言齊高帝時在
郢城尤為沈攸之所忿攸之大眾至夏口將直下郢留偏兵守
城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
攸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眾蒙楯將登度令投以器械
攸不能冒後呼以樓為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封東昌縣子
直問將軍

裴邃勝敵 南史

裴邃字深明梁武帝普通二年除豫州刺史加都督鎮合肥四年大至北侵以邃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郭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彥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絕夜還於是邃復收軍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邃自為黃袍騎先攻白土山覺城黎漿又屠安成馬頭沙陵等城明年略地至汝穎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邃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為謝玄所笑乃為四甄以待之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偽遁以引承業等悉眾追之四甄發魏眾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

陸騰平賊 北史

陸騰字顯聖少慷慨有大節初仕魏遷通直散騎常侍及孝武

西遷時使青州遂留鄴為陽城郡守至西魏大統九年大軍東討陽城被執周文帝釋而與語騰盛論東州人物又叙迷時事辭理抑揚周文嘆曰卿真不肯本也即拜大都督遷武衛將軍騰既為周文所知思欲立功不願內職及安康賊黃衆寶等作亂攻圍東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大破之周文謂曰此是卿取社國之計解所服金帶賜之州人李廣嗣李武等憑據巖險歷政不能制騰密令多造飛梯夜襲破之執廣嗣等於鼓下其黨者二百人斬圍逼州城請免廣嗣及武即散兵請罪騰謂將士曰吾一殺廣嗣等可謂隨軍實而長寇讎即斬廣嗣及武以首示之是出兵奮擊盡獲之

段韶援神武受爵 北史

段韶字先濟神武益器重之以為領親信都督頻以軍功封

下洛陽力及芒山之役為賀拔勝所窘辭從傍馳馬反射斃其馬追騎不敢進遂免神武賜鞍下馬并金進爵為公

斛律光破敵北史

斛律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纔交傑眾大潰直到宜陽軍還擊高齊王憲等眾大潰詔加光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卒眾築平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袍罕公普屯威柱圍韋孝寬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於城下取周建安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

宇文護征伐有功北史

宇文護字薩保周文帝從子也幼方正有志度持為德皇帝所愛文帝之入關以年小不從普泰初至平涼時年十七文帝諾子竝幼遂委以家務內外無不嚴肅文帝歎之以為類己及臨夏州留護事賀拔岳岳被害文帝至平涼以護為都督從破侯莫陳悅後以迎魏帝功封水池縣伯從文帝禽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芒山之役為敵人所圍賴都督侯伏思救乃免坐免官尋復本位魏大統十三年進封中山公十五年遷大將軍與于謹江陵進兵往至江陵城下以待大軍至圍而剋之師還護又討平襄陽蠻師向天保等萬餘落初行六官拜周文帝西巡至牽屯山遇疾召護至涇州見文帝帝曰存心若此必不濟諾子幼天下事以屬汝護涕泣奉命諷魏帝禪代事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

萬歲勒石頌隋德北史

史為隋文帝時先是南寧夷蠻既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為行軍總官擊之入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于南中賊前後七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度西二河入涪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十餘部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任寸於是勒石頌美隋德

竇軌平寇唐書

竇軌字士則高祖起兵軌募眾千餘人迎謁帝賜馬十匹使略地渭南從平京師為大丞相諮議參軍稽胡賊五萬掠宜春詔軌討之大破賊斬首千級獲男女二萬擢太子詹事亦排羌與薛舉叛將鍾俱仇寇漢中拜秦州總管討賊連戰有功餘黨悉

降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兗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扶州刺史蔣善合援之善合先期至敗之鉗川軌進軍臨洮擊左封走其眾度羌必為患始屯田松州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遂蜀

仙芝震服諸胡唐書

高仙芝唐玄宗時大父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為四鎮校將仙芝年二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數年父子並班仙芝之美其質善騎射父猶以其儒緩憂之初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等不甚知名後爭夫蒙靈登乃善遇之開元末表為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故丙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是時步兵皆有私馬自隨仙

芝乃自安西過撥換城入捏瑟德經疏勒登葱嶺涉播密川遂
領特勤滿川行凡百口特勤滿川即五識匿國也仙芝乃分軍
為三使疏勒趙崇珙自北谷道撥換賈崇瓘自赤佛道仙芝與
監軍邊公誠自護密俱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
為橋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漲不得度仙芝殺牲祭
川命士人齋二日精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需韉不濡兵
已成列仙芝喜告令誠曰嚮吾方涉賊擊我我無類矣今既濟
而障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技其城斬五千
級生禽千人馬千餘匹資器甲數萬計仙芝欲遂深入令誠
懼不肯行仙芝留羸弱三千使守遂引師行三日過坦駟嶺峻
絕下四十里仙芝恐士憚險不敢進乃潛遣二十騎入阿弩越
胡服來迎先語部校曰阿弩越胡來迎我無慮矣既至士不肯

下曰公驅我何去會二十人至曰阿弩越胡來迎已斷娑夷橋
矣仙芝即陽喜令士盡下娑夷河橋水也既行三日越胡來迎
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
王曰不聞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
仙芝密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
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得仙
芝招箭乃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娑夷橋其暮吐蕃至不
克度橋長度一箭所及者功一歲乃歲八月仙芝以小勃律王
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令誠俱班師於是拂蘇大食諸胡
七十二國皆震懾降附

李晟討朱泚書

李晟德宗時以戶部未泚於長安遣邏士得姚令言崔宣諜者

晟命釋縛，斂歎之，遣還救曰：「為我謝人，善等善為賊守，勿不忠。」于此，乃引兵叩郾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曰：「外城有里閉之隘，若設伏，務戰居人，冀潰非計也。」賊重兵，精甲聚於中，令直擊之，是披其心腹。將圖走，暇諸將曰：「善，乃自東滑橋移，壁光泰門，以薄都城。連溝柵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顧曰：「賊不出，是吾憂也。今乃冒死來，天誘之矣。」勒吳詵等縱兵，盡擊賊，攻華師，急晨以精騎馳救中軍，謀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卻僵尸，相藉餘衆，走白華賊，大哭終夜不息。翌日，將復戰，或請待西師，晟曰：「賊既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為計豈吾利邪？」乃悉軍，軍光泰門，使王必、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死北晟先夜，墮苑垣為道，二百步，比兵至，賊已伐木塞，以拒戰。晟叱諸將曰：「安

得縱賊，今先斬公矣。」萬頃懼，先登拔柵，以入，使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公道進，雷譟震地，令言庭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令唐良臣等步騎奔突賊陣，成輒北，十餘遇皆不勝，賊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以麾下百騎自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禽賊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

禽賊略盡泚率殘卒萬人西走田子奇追之餘黨悉降

憲宗方經略，又使李勣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勣代兄，勣帥武寧，勣又使李勣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勣代兄，勣賜軍中，勣又使李勣節度鳳翔，李師道反，詔勣代兄，勣禽其賊。

禽其賊

李勣封為晉王唐僖宗廣明元年正月以步騎萬七千赴京師至河中進屯乾畷黃巢賊黨驚曰鷄兒軍至矣二月敗巢將黃勣於石隄谷三日之敗趙章尚讓於梁天坡橫尸三十里是時諸鎮皆會長安大戰渭橋賊敗走入城克用乘勝追之克用力第一

尔全忠追破黃巢 五代史

尔全忠唐僖宗中和三年三月拜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四月諸鎮兵破黃巢復京師巢走藍田七月丁卯全忠歸于宣武是歲黃巢出藍田關陷蔡州節度使秦宗權叛附于巢遂圍陳州徐州時溥為東南面行營兵馬都統會東諸鎮兵以救陳陳州刺史趙犇亦乞兵于全忠溥雖為都統而不親兵四年全

忠乃自將救犇率諸鎮兵擊敗巢將黃勣尚讓等犇以全忠為德始附屬焉是時河東李克用下兵太行度河出洛陽與東兵會擊巢巢已敗去全忠及克用追敗之于郟城巢走中牟又敗之于王滿巢走封丘又大敗之巢挺身東走至泰山狼虎谷為時所追兵所殺九月天子以全忠為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

黃巢之亂 五代史

王勣字光圖唐昭宗時為壁州刺史建乃招集亡命及溪洞夷眾有眾八千以攻閩州執其刺史楊行遷又攻利州利州刺史王珙棄城走陳敬瑄患之以問田令孜令孜曰王八吾兒也以一介台之可置麾下乃使人招建東川顧彥朗與建有舊建聞令孜召已大喜因至梓州謂彥朗曰十軍阿父召我我欲至成

都見諫公以求一鎮即以其家屬託彥朗選精兵二千馳之成都行至鹿頭關敵瑄悔召建使入止之建大怒擊破鹿頭關取漢州彥朗聞之出兵助建軍士學射敵瑄遣將句惟立逆建建擊敗之遂攻彭州敵瑄遣眉州刺史山行章將兵五萬屯新繁建又擊敗之虜獲萬餘人橫尸四十里敵瑄發兵七萬益行章與建相持濛陽新都百餘日昭宗遣左諫議大夫李洵為兩川宣諭和協使詔彥朗等罷兵彥朗請以大臣鎮蜀因為建求旌節

朱友寧奪馬殺敵 五代史

朱友寧字安仁朗王存之子也幼聰敏喜愠不形於色梁太祖以為軍校善用弓劍遷衙內制勝都指揮使龔州刺史太祖圍鳳翔遣友寧東浦宣武王師範襲梁圍齊州友寧引兵擊之奪馬

千匹斬首數千級太祖奉唐昭宗還京師拜友寧建武軍節度使賜號迎鑾毅勇功臣

李嗣源獨克鄆州 五代史

李嗣源唐莊宗同光元年徙鎮橫海是時梁唐相拒于河上李繼韜以潞州叛降梁莊宗有憂色召嗣源帳中謂曰繼韜以上黨降梁而梁方急攻澤州吾出不意攻其鄆州以斷梁右臂可乎嗣源對曰夾河之兵久矣苟非出奇則大計不決臣請獨當之乃以步騎五千涉濟至鄆州鄆人無備遂襲破之即拜天平軍節度使蕃漢馬步軍副總管

王晏球克敵獲馬 五代史

王晏球字瑩之唐明宗時拜晏球為歸德軍節度使時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為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

汪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留
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
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
球先至水次方坐胡床指麾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
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橐
弓矢用短兵回譟者斬苻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
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
橫尸棄甲六十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楊隱
以七千騎益都日女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
千匹

郭威克守貞五代史

漢隱帝時河中李守貞永興趙思綰鳳翔王景崇相次反隱帝

遣白文琦郭從義常思等公兵討之久皆無功隱帝謂郭曰
吾欲煩公可乎威對曰臣不敢請亦不敢辭惟陛下命也初拜
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西督諸將威居軍中延見賈密儀衣
博帶及臨陣行營幅巾短衣後與士卒無異上所賜予與諸將
會射恣其所取其餘悉以分賜士卒將士皆懼威至河中立
柵其城東思綰其南文珂柵其西調五縣丁二萬人築連壘以
護三柵諸將皆以謂守貞窮寇破在旦夕不宜勞人如此威不
聽已而守貞數出兵擊壞連壘威輒補之守貞輒復出擊每出
必有亡矢久之城中兵食俱盡威曰可矣乃治攻具為期日四
面攻之破其羅城守貞與妻子自焚死思綰景崇相次降

蕭德力戰遼史

蕭德字特末性和易篤學好禮法聖宗太平中領牌印直宿累

遷北院樞密副使敷奏詳明多稱上旨詔與林牙耶律庶成修律令道宗清寧元年遷同知北院樞密使封魯國公上以德為先朝眷遇拜南府宰相重元之亂推鋒力戰斬涅魯古首以獻論功封漢王咸雍初以告老歸優詔不許久之加尚父

盧秉不伐 宋史

盧秉字仲甫神宗時知渭州是時五路大出兵西討唯涇原有功進寶文閣待制夏境胡盧川距塞二百里恃險遠不設備秉遣將姚麟彭孫襲擊之俘斬萬計遷龍圖閣直學士夏酋仁多嵬丁舉國入寇犯熙河定西城秉治兵瓦亭分兩將駐靜邊砦指夏人來路口吾遲明坐待捷報矣及明果至見宋師驚曰天降也縱擊之皆奔潰或言嵬丁已死有識其衣服者諸將請以聞秉曰莫府上功患不實吾敢以疑似成欺乎他日物色之嵬

丁果死詔褒賜服馬金幣

种誼俘羌 宋史

种誼字壽翁從高遵裕復洮岷至熙河副將使青唐董氈遣鬼章迎候境上取道故為回枉以夸險遠誼固習其地里謂之曰爾跳梁坎井間謂我不知遠近邪命趨使道鬼章怒脅以兵誼聲氣不動卒改塗升為路都監自蘭州渡河討賊斬首六百括宗元祐初知岷州鬼章誘殺景思立後益自矜大有窺故土之心使其子詣宗哥請益兵入寇且結屬羌為內應誼刺得其情上疏請除之括宗遣游師雄就商利害遂與姚兕合兵出討羌迎戰擊走之追奔至洮州誼亟進攻晨霧蔽野跬步不可辨誼曰吾軍遠來彼固不知厚薄乘此可一鼓而下也遂親鼓之有頃霧霽先登者已得城鬼章就執誼戲問之曰別後安否不能

對徐謂人曰我生惡种使今日果為所擒天不使我復有故土命也遂俘以歸

岳飛討賊宋史

岳飛字鵬舉以武功累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高宗紹興二年賊曹成擁眾十萬寇據道賀二州飛將兵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謀者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謀歸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走據北嶺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嶺嶺連控隘道親以眾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眾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

脅從者可憫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眾慎勿妄殺累主上保天之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自郴桂招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時以盛夏行師瘴地熱病有方二無一人死瘡者

李寶得獲宋史

李寶嘗陷于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高宗謂宰臣曰李寶頃因召對詢以北事歷歷如數且以一介脫身還朝陛對無一毫沮懾是必能事者迺授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高宗問舟幾何曰堅全可涉風濤者百二十艘兵幾何曰僅三千皆閩浙五等手非正兵也旗幟甲仗亦粗備事急天臣願亟發賜寶衣帶鞍馬尚方弓刀戈甲及銀絹萬數八月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謂曰汝為潛伺敵動靜虛實毋誤公

佐受命即與將官邊士寧借往寶將啓行軍士爭言西北風力尚勁迎之非利寶下令敢沮大計者斬遂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甚惡舟散不可收寶抗既顧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邪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酌酒自誓風即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且言公位一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士氣百倍趣衆乘狹進適大風復作海濤如山不為動風少殺始縱舟泊孤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千里寶麾兵登岸以劔畫地今日此非復吾境乃戰與否在汝等因握槳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意至引去檄所部會密之膠西命公佐以郡事昇勝與俱發至石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小時風盛寶石神俄有風自施樓中未如鐘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敵

樓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始敵兵六舟中使不知王師後至風駛舟疾遇山薄虜鼓聲震疊海波騰躍敵大驚掣刃舉帆皆由纒彌巨數黑風浪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坐命火箭環射箭所中煙焰旋起延燒數下船火所不及者猶欲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破之舟中餘所謂參軍盡中原舊民皆登島垠脫甲歸命以故不殺然倉卒舟不獲賊溺死甚衆浮大漢軍三十餘人斬其帥官家奴等六人擒倪詢等上于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枚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寶將乘勢席卷公佐切諫以為金主亮方濟淮聞通泰已陷得遠失近且有腹背憂乃還軍駐東海

鄭溫平耽羅克荆岳元史

鄭溫初從中書粘合南合南征有功為合必赤千戶從丞相史天澤為新軍萬戶鎮撫憲宗征西川溫四月不解甲天澤以溫見具言其功帝曰朕所親見也賜名也可拔都賞以鞍勒還至閩州奉旨分軍守邏青居釣魚等山天澤命溫統四千人警邏釣魚山世祖中統元年佩金虎符為總管三年李璫叛詔溫以軍還討至濟南火軍圍其城賊將楊拔都等乘夜所營溫力戰至黎明賊退諸王哈必赤丞相史天澤厚賞之七月城破命溫率兵三千往定益都以功復受上賞命為侍衛親軍總管至元六年進懷遠大將軍右衛副都指揮使九年詔溫統蒙古漢人女真高麗諸部軍萬人渡海征耽羅平之十二年陞右衛親軍都指揮使率生衛軍萬人從攻岳州江州沙市潭州皆有功平章阿里海涯賞銀十錠十四年入朝遷昭勇大將軍樞密院判

官十八年改輔國上將軍江淮行省叅知政事

葉仙鼎累立大功 元史

葉仙鼎畏吾人幼事世祖於潛藩從征上蕃雲南常為前驅歲已未伐宋至鄂州先登奪其外城中統元年從征阿里不哥與其黨遇大呼馳擊之其眾駭潰賞白金百錠明年討李璫以功賞白金五百兩授西道都元帥金虎符上蕃宣慰使仙鼎素熟夷情隨地阨塞設屯鎮撫之恩威蕪著一頑獷皆悅服賜金幣鈔及玉束帶為宣慰使歷二十四年遷雲南行省平章政事尋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巨盜鍾明亮積年為害仙鼎討擒之

何伯祥深入其地 元史

何伯祥元世祖時為易州等處軍民總管壬子諸軍入宋境察罕自他道還諸軍倉皇失措伯祥曰此必為敵所遏不若出

其不意而遂深入其地被不我測乃可出也遂率兵突戰直抵司空寨疏布營壘陵高伐木為攻取勢既夜命為五營營火十炬伏精銳于營側險要之地天初明令士卒速行而鳴鼓其後宋兵果來追伏發驚駭潰去追擊大破之轉戰百餘里他軍不能歸者皆賴以出帝聞之賜金二百兩

謁只里平宋有功元史

謁只里幼穎悟能記誦及長以孝友聞事世祖潛邸得備宿衛中統初命參議陝西行樞密院事以商榷佐之比行入奏曰關陝要地軍務非輕阿脫仰刺國之元臣陛下方委任之伏慮臨時議論不協必誤大計儻有異同臣請得以上聞帝可其奏賜宴而遣之未幾改行省斷事官復入宿衛李璫平朝議選宿衛之士監漢軍謁只里佩虎符監軍於毗陽至元七年命為監戰

以所領諸軍圍襄陽築一字堡以張軍勢一時名將唃都魯傑李庭等皆隸麾下攻樊城率其軍先登破之所受賞賜悉分將士十一年從丞相伯顏攻邳州將數騎而出與宋兵遇有部卒墮馬為其所得謁只里單騎橫戈直入其軍取之以還因殺獲四人時糧儲不繼諸將以為憂謁只里乃西攻江陵之灣堡取其粟萬石泉賴以濟大兵東下宋將孫革等戰於陽邏洲伯顏未至衆欲少俟之謁只里曰兵貴神速機不可木宜及其未定而擊之遂直前衝貴軍獲戰船百餘艘敗走伯顏上其功加定遠大將軍十二年攻常州謁只里造雲梯繩橋以登遂克之奉省檄徇安吉諸州皆下十三年宋降伯顏命謁只里監守其宮號令嚴肅秋毫無犯入朝錄功遷昭勇大將軍未幾拜鎮國上將軍浙東宣慰使鎮守紹興

李恒平嶺海之功元史

李恒字德卿世祖時以伐宋有功授江西宣慰使至元十三年有旨令與右丞阿里罕左丞董文炳合兵追益王衆議所向皆謂宜趨福建恒曰不可若諸軍俱在福建彼必竄廣東則梅嶺江西非我有矣宜從廣東夾攻之衆以為然兵至梅嶺果與宋兵遇出其不意敗之乃遁走碭州十四年拜叅知政事行省江西十五年益王殂其樞密張世傑陸秀夫等復立衛王昺守廣東諸郡詔以恒為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之恒進兵取英德府清遠縣敗其制置凌震運使王道夫遂入廣州世傑等移屯崖山時都元帥張弘範舟師未至恒按兵不動分遣諸將略定梅循諸州凌震等復抵廣州恒擊敗之皆棄舟走赴水死奪其船三百艘擒將吏宋邁以下二百餘人又破其餘軍於菱塘越十

六年二月弘範至自漳州直指崖山恒率所部赴之張世傑集海艦千餘艘貫以巨索為柵以日固恒遣斷其汲路其勢日迫諭降不可乃陣於水尾由北而南一戰大敗之陸秀夫先沉妻子于海乃抱衛王赴海死從死者一萬人獲其金璽後宮及文武之臣其大將翟國秀凌震等皆降甲降焚溺之餘尚得八百餘艘是日黑氣如霧有乘舟南遁者世傑以為衛王追至高化諭之降人始知衛王已死遁者乃世傑也世傑繼亦溺死於海凌港嶺海悉平功成入覲帝賞勞甚厚

見已立功

因見

意發憤立功者

王恒禽馬靖古史

王猛字世雄陳後主至德初徵為左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深見信重時孔範施文慶等竝相與比周害其梗直議將出之而未肯便會唐州刺史馬靖不受徵乃除猛都督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與廣州刺史陳方慶共取靖猛至即禽靖送建鄴進爵為公

裴寂率家僮破賊唐書

唐太宗貞觀中司空裴寂坐浮屠法雅妖言免官歸故鄉未幾汾陰狂男子謂寂奴曰公有天分監奴白寂寂惶懼不敢聞遣監奴殺所言者奴盜寂封邑錢百萬寂捕急遂上變帝怒曰寂有死罪四為三公與奴人游一也既免官乃恚稱國家之興皆其所謀二也匿妖人言不奏三也專殺以滅口四也議者多請貸乃放靜州會山羌反或言劫寂為主帝曰國家於寂有恩必

不爾既而寂率家僮破賊帝念其功詔入朝會卒

輕敵

輕易敵人而致敗者

魯公失胄左傳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魯僖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無不難也无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蠹蠹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胃縣諸魚門

齊侯敗績左傳

齊師陳于鞌邾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

為右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卻克傷於
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
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
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
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
之大事也探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
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謝琰為孫恩所敗 晉書

謝琰字瑗度安帝時為會稽內史至郡不為武備將帥皆諫曰
疆賊在海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
况孫恩奔劬何能復出不從未幾恩復入寇陷餘姚破上虞去
山陰三十五里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
出賊多而塘路狹琰軍魚貫而前賊傍射之琰敗績

劉幾卿免官 南史

劉幾卿梁武帝時為書侍御史普通六年詔梁西昌侯藻督軍
北侵幾卿求行擢為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
前謝已著奇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
徐後謝何必愧於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

殷開山破敵致敗 唐書

殷開山高祖時以吏部侍郎從秦王討薛舉會王疾甚卧營委
軍於劉文靜諶曰賊方熾速戰利公等毋與爭糧盡衆捙乃
可圖開山銳立亭諶文靜曰王屬疾憂公弗克濟故不欲戰今
宜逗機制敵無專以賊遣王也請勒兵以怖之遂戰折墟為舉
所乘遂大敗下吏當死詔貸之

曹彬援粟致敗史

曹彬字國華宋太宗時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三月敗契丹於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戰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斬首二百級五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臨易水而營上聞亟令分屯邊城追諸將歸闕先是質令圖等言於太宗上曰契丹主以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遂遣彬與崔彥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太宗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雁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旦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窠胡雲雁等州重進又取飛狐靈丘蔚州多得山後要害地彬亦連下州縣勢大振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太宗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粟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會衆兵養銳以張西師之勢俟美等盡略山後地會重進之師而東合勢以取幽州時彬部下諸將聞美及重進累建功而已搥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乏困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為所躡而敗

識斷

明識事物有決斷者

衆仲言州吁必敗 左傳

魯隱公四年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初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

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言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後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鄭東門五日而還隱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士為知虢將饑左傳

魯莊公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饑

梁由靡言狄必至左傳

魯僖公八年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為右以救狄于米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日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米桑之從也虢射之言果驗

內史過言晉侯無後左傳

魯僖公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清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狄犯知勝左傳

魯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文公謂狄犯曰吾卜戰而龜燂

我迎歲彼背歲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其票吾又夢與荆三搏
彼在上我在下吾欲無戰子以為何如公犯對曰卜戰龜燬是
荆人也我迎歲彼背歲彼去我從之也彗星見彼操其柄我操
其票以掃則彼利以擊則我利君夢與荆王搏彼在上君在下
則君見天而荆王伏其罪也且吾以宋衛為主齊秦輔我我合
天道獨以人事固將勝之矣文公從之荆人大敗

王孫滿料秦師左傳

魯僖公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
百秦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
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
將市於周過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
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

行川甫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
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
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
其麋鹿以間於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
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趙同不敬致於左傳

魯宣公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
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卻錡不敬及難左傳

魯成公十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卻
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卻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
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為

成子不敬致敗 左傳

魯成公十三年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膳戎有受脤神之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

叔時極論楚師 左傳

魯成公十六年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

生厚而德政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違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齋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

單子料郤至 左傳

魯成公十六年晉侯使郤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濕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

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

子產料鄭不得寧左傳

魯襄公八年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

士莊言高厚不免左傳

魯襄公十年春晉合諸侯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晉士莊子曰高子相必子以會諸侯將杜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叔向言二君不免左傳

魯襄公二十一年會於商任錮藥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與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然明因禮知人左傳

魯襄公二十四年晉侯燹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譽乎不然其有感疾將死而憂也

穆子知慶封左傳

魯襄公二十八年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既而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

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

季札料政及子產左傳

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

司馬侯言高專斃將及矣左傳

魯襄公二十九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躒見知伯鮪女齊侯馬相禮賓出司馬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文子識鑒左傳

魯襄公三十一年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圉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今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

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
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
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
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
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
有威儀也

子產數子南五罪 左傳

昭公元年鄭徐吾犯之妹蕺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
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
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南皆南盛飾入布幣而出子
南南我服入左右射趨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南皆信羨矣
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南皆怒既而囊甲

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娶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
戈子南皆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
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
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感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
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
之紀不聽政也子南皆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
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後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
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
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充身焉能充宗彼國政也非私
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
豈不受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沈尹論城郢 左傳

魯昭公二十三年楚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塲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五候信其隣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奢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教蚩冒至于武文士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

子家子知公徒必敗 左傳

魯昭公二十七年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孟懿子家臣陽虎

伐郟欲奪公郟人將為公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怡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知晉公徒敗于且知

史墨斷作刑鼎 左傳

魯昭公二十九年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

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今擅作利器以
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
然不得已者德可以免

史鮪言成驕必亡

魯定公十三年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
之史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
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臣可
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
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成必與焉及文子卒
衛侯始惡於公叔成以其富也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
想之曰成將為亂

管仲止盟新序

齊桓公時江國黃國小國也在江淮之間近楚楚數侵伐欲滅
取之二國恐時桓公方存亡繼絕救危扶傾尊周室攘夷狄為
陽穀之會貫澤之盟與諸侯將伐楚江人黃人慕桓公之義來
會明於貫澤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
不能救無以宗諸侯不可受也公不聽與之盟仲死楚人滅黃
伐江桓公不能救君子謂管仲善謀矣

成公乾斷屈春為令尹說苑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
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
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子以為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
玩之鳴夷子皮日侍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之智是以為令
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逢滑斷吳楚未為福禍說苑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人曰欲與荆者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無斬艾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割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

屈宜曰斷韓侯不出此門說苑

韓昭侯造作高門屈宜曰昭侯不出此門曰何也曰不時吾所謂不時者非時也人固有利不利昭侯嘗利矣不作高門往年秦拔宜陽明八早民饑不以此時恤民之急也而顧及益奢此所謂福不重一禍必重來者也高門成昭侯卒竟不出此門

梁公弘識楚患在吳說苑

晉人已勝智氏歸而繕甲砥兵楚王恐召梁公弘曰晉人已勝智氏矣歸而繕甲兵其以我為事乎梁公曰不患官其在吳乎夫吳君恤民而同其勞使其民重上之令而人輕其死以從上使如虜之戰臣登山以望之見其用百姓之信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聰明年闔廬襲郢

子西斷吳不能敗我說苑

楚莊王與晉戰勝之懼諸侯之畏已也乃築為五仞之臺臺成而觴諸侯諸侯請約莊王曰我薄德之人也諸侯請為觴乃仰而曰將將之臺宵宵其謀我言而不當諸侯伐之於是遠者來朝近者入賓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子西曰二三子恤

不相睦也無患矣昔闔廬食不貳味蒙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戚乏困而供之存軍食熟者畢而後食其所嘗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宥有妃嬪嬪御馬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已焉能敗我

周伯陽讀史知周亡史記

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禲而歲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禲在積而去之夏亡傳此器殷殷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漉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謀之漉化為玄龜以入王後宮之童妾既戲而遭之既笄而孕無

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檠孤箕眼實亡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逃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葬於褒處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妙

孔子知魯大用冉求史記

季桓子魯哀公時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

二老斷秦兵必敗 史記

秦穆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於殽阨矣後果為晉襄公所敗

內史過知虢亡 國語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衰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

罪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滅則惟汝眾國之不滅則惟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眾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濟眾也是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衰以蒞之昭明物則以刻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衰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則長眾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外內之賂虐其靈者棄其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於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儆其官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猶恐其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贄幣瑞節以

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散逸懈慢而著在刑辟流在裔土於是乎有蠻夷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疊疊怵惕保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隣陵其民而卑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贄也拜不稽首誣其王也替贄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冑秦人殺子金子公

王孫滿言秦師必敗

國語

周襄王二十四年秦師將襲鄭過周北門左右皆免冑而下拜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讎王曰何故

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泆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不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虐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昔夏之興也駘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檣杙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鷺鷥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王於鄩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協於丹朱丹朱憑身以儀之是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福之失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王曰然則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

使太宰以祝史帥狸姓奉犧牲染盛往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令其嘗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之虢虢公亦使祝史請事焉內史過歸以告王曰虢以亡矣不禋於神而請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人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親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虢

內史過言晉侯必亡國語

周襄王使邵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郤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王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郤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

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脫寡謀自陷入險而脫能無敗乎秦師無譴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敗諸曠獲其三帥丙術視三人

單子言陳侯必亡國語

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矣道弗不可行侯不在彊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庾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饕宰不致饋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縣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宿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歲隕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脩城

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敵曰收而場功待
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所以
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
塞野場若棄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
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藪有園草
圃有林地所以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懸耜野無輿草不
奪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置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民今
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厭於逸樂是棄先
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
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祀司里授館司徒
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姦虞人入材甸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
監濯膳宰致饗廩人獻餼司馬陳芻工人覆車百工以物至賓

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
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莅事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
今雖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
至是蔑先王之官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
造國無從非彛無即愒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
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嬪姓矣
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彛乎是又犯
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懼墮越若廢其教而
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
者其能久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
陳

劉康公言叔孫必亡國語

周定王八年使劉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
儉叔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侈歸王問魯大夫孰賢對曰季孟其
長慶魯乎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何故對
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肅宣惠君也敬恪恭儉臣也
寬所以固本也肅所以濟時也宣所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
本有保則必固時動而濟則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
則阜若本固而功成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
徹教所以承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
也以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以
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遠於憂則
可以上下無嗟矣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下能堪其任所以
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

二子者侈侈則不恤置賈而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
且夫人臣而侈國家不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
不若叔孫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
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亡
十六年魯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子家奔齊簡王十
一年魯叔孫宣伯亦奔齊成公未殁二年明不及三君也

叔孫穆子知公子圍有其心國語

魯昭公元年會於虢楚公子圍執戈先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
虎見叔孫穆子穆子曰楚公子甚美不大夫矣抑君也鄭子皮
曰有執戈之前吾惑之蔡子家曰楚大國也公子圍其令尹也
有執戈之前不亦可乎穆子曰不然天子有虎賁習武訓也諸
侯有旅賁禦災害也大夫有貳車備承事也士有陪乘告奔走

也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有其心矣若無其心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將不入矣夫服心之文也如龜鳥灼其中必文於外若楚公子不為君必死不合諸侯矣公子圍及殺郟敖而代之

史蘇知晉亂本生矣國語

晉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獲驪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使申生王曲沃以速懸重耳虞蒲城夷吾虞屈奚齊虞絳以微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曰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興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

疾其慙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恃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

郤至以五問知楚敗國語

晉厲公六年伐鄭且使苦成叔及欒黶與齊魯之師楚恭王帥東夷救鄭楚半陣公使擊之欒書曰君使黶也與齊魯之師請俟之郤至曰不可楚師將退我擊之必以勝歸夫陣不違忌一間也夫南夷與楚來而不與陣二間也夫楚與鄭陣而不與整